

哪會哪會走來抗爭這條路

不是我吃飽閒閒

望你來諒解

哪會哪會走來抗爭這條路

遇到惡質頭家

款錢做他走

因為政府沒甲阮照顧 逼咱走到抗爭這一條路

不願承認打拼認真做頭路 換來悽慘身軀沒半元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這條路〉

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下，勞工相關法令的規定仍不甚完備，工會運動也因過去戒嚴時期刻意操作而弱化。然而經濟環境漸趨惡劣，台灣勞動環境每況愈下。特別是近幾起較大的爭議，如華隆工會百日罷工、全國關廠工人臥軌抗議等，皆是由於法令不完備導致工人權益受損的重大事件。過程中，可發現青年學子積極投入，支持勞工運動。除此之外，近幾年來也開始出現關懷青年勞動現況的團體，對於青年在非典型勞動、就業環境有許多批判與抗爭。本文訪談四位積極參與勞工運動者，並配合自身參與華隆罷工的經驗，分享並了解這些青年人參與勞工運動的原因與心得。

惡意關廠，工人抗爭

去年年初，華隆紡織由於資方惡意倒閉，將原本機具、員工轉移至新的空頭公司紡安，同時以倒閉之名，不願支付未轉移之員工資遣費與退休金。華隆工會於六月底決議推倒工廠大門，並於門外宣布無限期罷工。由六月到九月，經歷幾波抗爭，並由苗栗徒步苦行至台北總統府前陳情，引發社會關注。終於在九月份，苗栗縣政府答應代位求償，給付工人六成退休金與八成資遣費。此波百日抗爭可謂典型的工會運動，由相關勞動組織出面組織工會，提供勞動教育與抗爭策略；學生在其中為輔助角色，協助舉辦活動如：守夜排班顧工廠、罷工音樂會等。

華隆工會雖然領到資遣與退休費用，但卻也並非全額領回。

事實上這樣的案例層出不窮。這幾起工人抗爭，多是因為資方惡意關廠，以至於工人無法取得應有的資遣與退休金。即便勞團已多次提出訴求，但攸關勞工權利、資遣費與退休金納入墊償範圍的《勞動基準法》第28條，<sup>1</sup>至今未有具體修法進度。在十六年前與華隆同樣因為惡意關廠，在抗爭後政府肯認代位墊償的全國關廠工人，更是這條法令下的受害者。政府過去雖承諾給付的費用是代替資方償還，但十六年後的今天，卻向關廠工人連本帶利索取當年的退休金與資遣費。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最早來自於1996年全國各地爆發惡性關廠風潮，包括聯福製衣、福昌紡織電子、東菱電子、太中工業、東洋針織、路明電子等自救會，發動激烈抗爭，例如臥軌、絕食等，要求勞委會「代位求償」，先將資遣

費、退休金發給工人，再由政府轉向資本家追討。勞委會於1997年7月推出「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以貸款形式發給了「代位求償」的金額。但在16年後，勞委會卻編列預算控告工人，要求工人償還「貸款」。於是各自救會重新運作，同時也加入1998年擋大專聯考考生抗議的耀元電子自救會，以及苗栗地區的興利紙業自救會，一併串連抗議勞委會的惡劣討債行動。

關廠工人抗爭的主體是一群任勞任怨的工人，他們是社會中沉默而尋常的第一代台灣勞動者，創造經濟奇蹟、卻不被記得。許多工人們沒有機會好好接受教育，為了能投入生產線學習，小學畢業便進入工廠。面對繁複的法院函件，她們並不識字，遑論在無人解釋的狀況下讀懂法規與程序。

『在桃園產業總工會擔任秘書的黃士庭表示，關廠工人近一年的抗議，最早是由於許多十六年前曾受到桃產總前理事長毛振飛協助的工人，近日又收到政府文件，於是便到辦公室求助，工會才發現政府竟然編列預算，要求委任的律師團採用各種策略以要求過去接受代位求償的工人繳還費用，不惜連同家屬一併告上法院。許多工人當時已是退休年齡，經過十六年，現在早已是七、八十歲的阿公阿婆。但在這一年的抗爭中，黃士庭發現關廠工人們仍然願意為自己的權益奮鬥，替自己的生命負責，非常令人感動。

在TIWA<sup>2</sup>兼職的張書書<sup>3</sup>同樣參與全國關廠工人抗爭。在近百場的抗議中，張書書強烈地感受到這個社會對於階級的固著性，以及對於自身的意識的無知和冷漠。工人階級在台灣受漠視，能夠與政府和財團對抗的力量小，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之下，只能以非常草根、基層的是去組織和「教育」工人，讓他們明白自身的處境和應該爭取的權益。諷刺的是，大部份的台灣工人被規訓的太好了，極度安份守己，卻反而常常最後落得什麼都沒有。』

『黃士庭擔任桃產總秘書工作已兩年，最初在社團學長的介紹下進入工會，現在在桃產總會員工會之一的南亞電路工會擔任工會秘書。他坦言，工會並不總是在戰鬥，更多是處理好日常與行政事務的業績，才能讓工人對工會有信賴感。然而，工會存在的意義並不是替工人解決所有大小事務，而是工人們團結起來，負起責任去爭取自己權益。面臨龐雜的事務與高度壓力，薪資也不見得高於其他行業，因此願意投入勞工運動的青年少之又少。談論到對參與勞工運動的想法，黃士庭認為，投入勞工運動對自己而言不是去創造一個烏托邦，而是去挖掘更多精彩的人事物，並不斷面對與挑戰自我。』過程中，組織者最重要的任務是讓勞工產生能動性和階級意識，明白自己的力量可以反轉現狀。由於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的情形特殊，此事件橫跨的時間長達十六年，有些工人是「被組織過的」，類似工人中的頭人，他們能清楚明白組織者所做的運動決策、策略，以及政治訴求，藉由自身介於工人和組織者之間的角色，強化組織者對工人的「作用」和信賴。從這些「工人頭人」之中，張書書看見身為工人的驕傲和尊嚴，反轉過往對工人被動的印象，對於自己做為「尚未成為的組織者」，是很重要也深刻的一課。

然而，自2012年8月要求勞委會撤告並修法以來，全國關廠工人曾在勞委會前撒冥紙、丟雞蛋，甚至絕食、臥軌、苦行，皆未能得到勞委會正面回應。臥軌事件雖使社會大眾對於關廠工人的處境有所了解，但政府仍遲遲不作為。未來，將可能採取更激烈的手段。

## 非典勞動，校園工會

除了上述典型的勞工運動，隨著產業的轉變與勞動環境的變化，也有一批年輕的工運組織者從事與青年勞動相關的運動，關懷台灣青年現今勞動環境。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成立於2005年，最初取名的意義便是在於要求所有的打工環境能符合最低薪資九十五元，並致力於推展青年勞工運動，其成員包括青年社會運動者、研究生、和大學生，不僅關心非典型勞動，如校園內的派遣清潔工，也開放線上申訴系統讓青年打工族可以投訴惡質店家。在知名連鎖店85度C的案件中，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接獲許多來自85度C的打工族申訴，不僅未保勞健保，給付的薪資亦未達基本工資。於是青年勞動九五聯盟進行85度C直營店與加盟店勞動調查，錄音存證，並召開記者會，施加媒體壓力，最後順利讓直營店願意承諾遵守基本工資的規範。<sup>4</sup>清大社研所的張道琪曾經參與過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她認為參與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最大的收穫是能夠從主流看待青年勞動者的觀點昇華到結構性的觀察。過去將青年貧窮視為個人責任，但透過在參與的過程中發現，社會上許多不平等與社會結構息息相關，權力運作十分複雜，並不是個人能力可以簡單歸因。

張道琪在大四時也面臨升學與工作的兩難。她常自問：「勞動之於我到底是什麼？我該如何讓自己不要在未來投入職場後，脫離改革的行列？到底自己期許自己該以什麼姿態生活？」後來，張道琪選擇繼續升學，進入清大社會學研究所，並參選清華大學研究生協會會長，期待能組織校內同學成立勞動權益促進組織。但過程遭遇許多困難，首先，校內學生工作型態異質性高，研究生協會亦有許多雜務需要處理，因此最後效果並不明顯。

張道琪分析，在校內推廣勞動權益，失敗的原因有多個層次：一、學校對於學生工作仍過度強調師生倫理問題，對勞動的想像亦很扁平，往往舉辦畢業季邀請廠商擺攤，卻未能帶領思索未來職涯發展與想像；二、研究生協會和學校擁有的資源與權力不對等，使研究生協會須和校方多次進行筆戰，搶奪對校內勞動者的論述權；三、學生為了讓研究生協會維持運作，需要舉辦大量的活動，但礙於研究生自身課務繁忙，導致後續經營相當困難。這三個實務面上的問題使得後期研究生協會在推廣勞權上力不從心。擔任會長一年來的觀察，張道琪認為，清大校內許多自然科學學生，其勞動型態與人文科學學生相當不同，不管是校內勞動狀況，或是未來職涯規劃，應有更多對話的機會，共同談論對勞動的想像，才能有效的推動組織。

關於校內學生勞動權益的推廣，在台灣還有另一條路徑。近年來由於《工會法》修法，也有諸多以大學為單位進行組織串連的企業工會。高教產業中的工會意義特殊，反映出高教產業現今問題。台灣大學工會是台灣少數成立的大學企業工會之一。作為創立者同時也是台大工會現任秘書長的林凱衡表示，台大工會成立的契機在於2010年遇到教學TA、助學金降薪，理由是課程經費不足，需要砍助理學金，改以總學費的23.5%作為經費。當時林凱衡與朋友決定進行全校性的勞動調查，發現各學院的助學金普遍無法支撐生活所需，缺少獎助意義，在勞動狀況上也往往超出工時、或是進行不合理的勞動。研究生助理的勞動權益因為沒有適當的申訴管道，使得學術工作越趨廉價，缺少勞動權益

意識的助學金制度反造成青年學子投入學術工作的負擔。

做為以校園為單位的企業工會，台大工會雖以助理工作為主，但也關心校內各單位的勞動權益。台灣大學有許多附屬組織，台大工會未來也將致力於關心如：台大醫院醫護人員、校內派遣清潔工等勞動權益，期待能組織校內勞動者，保障高教產業環境，不要再有血汗勞動者。

外籍勞工，溝通揣摩

現在就讀台師大社會教育系的張書書，目前在TIWA擔任實習生。張書書表示，2011年到TIWA當志工時，對於勞工的想像是單一而扁平的，只是帶著一股想要做事的熱情進去。剛開始在台北車站附近的老舊大樓內進行印尼人的中文教學，那裡是IPIT（印尼在台勞工組織）的辦公室，約莫四、五坪，每到星期天就會聚集許多印尼人。教中文對張書書來說是一大挑戰，由於必須讓對方聽懂自己的意思，必須更為積極的表達，使原先被動的個性轉為主動。

張書書也體認到，在溝通的過程中其實有很多障礙，一方面是語言不通，另一方面是彼此所處的文化和生活環境差異很大，要理解對方的語境有一定的困難度。自己沒有深刻的勞動經驗，便很難去深切體會移工在家庭或是工廠之中的遭遇，只能透過揣摩、想像和拼湊移工們的勞動狀態。很多時候移工們會和張書書分享在台灣的工作經驗，印、中、台、英語混雜，怎麼講都不精確，但就是要打開所有的感官，嘗試去理解、進入對方的想像，透過長期互動建立起與移工的關係。張書書認為這種長期的基層工作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太多技術性或條件，但是需要大量的耐性和穩定性。

性別角色，學生身分

除了上述多元的勞工運動，在勞工運動中工運參與者面對自身的角色定位，時常感到焦慮與模糊。特別是在強調陽剛氣質與男性為主的工運場域，許多女性參與者也在訪談中論及工運中所感受到的不平等。以筆者自身參與而言，女性經常被視為行政雜務的處理者，甚至被當作拍照的模特兒；在交際方面，強調菸酒文化的場合往往會排除掉部分女性的參與，要投入工運與勞工相處有著無形的門檻。張書書也表示，就自己目前的觀察，男性大多占據發言或權力核心，但就關廠工人案和移工運動來說，由於多為女性工人，因此女性經常扮演關鍵的角色。雖然女性並不一定會站在「領導者」的位置，但是女性經常能把最鎖碎綿密的組織工作做得徹底。當決定方向之後，所展現的行動力與在抗爭過程中的抗壓性也比多數男性更高。

除了性別，青年學子在參與工運中的角色也相當特殊。多數時候學生是輔助性的角色，很少能夠進入到核心決策之中。多數參與學生非工會專職員工，即便是未來潛在勞動者的身分，但以現實層面考量，學生無法承擔工會內部矛盾爆發，或是運動失敗後的風險以及後果，因此常膽顫心驚。然而，過去青年學子在工人運動中往往非主要角色，但2012年的秋鬥<sup>5</sup>加入學生相關勞工團體陣線則是一個嶄新的嘗試，期待更多青年學子開始意識到自己是未來的勞工，以及所要承擔的風險和責任。張書書表示自己以TIWA的組織者身份在參與工運時，其實不會特別去說自己的學生身份，因為學生有太多「純潔」的包袱或可被原諒的餘地，而這有時不太實際。但在串聯其他學生、或

是在某些工作時會使用學生身分，根據狀況判斷使用身份的合適性。

### 溝通揣摩，未來展望

本次訪談國內多位青年勞工運動者，從校園外到校園內、從本土勞工到外籍移工，青年學子如何投入勞工運動，呈現不同的層次與樣貌。訪談中，四位訪談者也分享勞工運動對自身有何影響，並對未來發展提出展望。

黃士庭擔任桃產總秘書工作已兩年，最初在社團學長的介紹下進入工會，現在在桃產總會員工會之一的南亞電路工會擔任工會秘書，協助庶務與行政事項。他坦言，工會並不總是在戰鬥，更多是處理好日常與行政事務的累積，才能讓工人對工會有信賴感。然而，工會存在的意義並不是替工人解決所有大小事務，而是去喚醒工人的勞動意識，帶動會員思考為何爭取權益。面臨龐雜的事務與高度壓力，薪資也不見得高於其他行業，因此願意投入勞工運動的青年少之又少。談論到對參與勞工運動的想法，黃士庭認為，投入勞工運動對自己而言不是去創造一個烏托邦，而是去挖掘更多精彩的人事物，並不斷面對與挑戰自我。

林凱衡表示在組織台大工會的過程中，發現青年對於勞動權益雖然關心，但不願意多付出心力來組織團結。成立台大工會的目的，一方面希望能將台大工會的組織經驗分享給其他大專院校，達到一校一工會的遠景，並串聯各校行動，促成高教產業對年輕學術工作者的保障與重視；除了保障校內勞動者的權益外，由於未來學生也會投入職場，台大工會希望能夠將自身成為一個節點，和其他領域的工會合作，將工會組織者的經驗帶入校園，讓青年學子未來在其他領域的職場上也能具有勞動與團結的意識。

張書書認為，作為勞工運動組織者，如何在組織工人的同時放下身為知識份子的「身份」是困難的，並不只是穿得像工人、吃得像工人、講話方式像工人就可以了，還必須與工人建立起集體認同。在這個「從知識份子變成工人」的過程當中，必須捨棄許多東西，需時時面對自己的缺點，自我批判。張書書也在這場勞工運動之中不時檢討，希望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組織者。

透過訪談四個領域的台灣勞工運動者，可發現台灣勞工運動多元繽紛的面貌。從對媒體施加壓力到親身組織勞工、建立認同，都需要相當的心力與時間。同時不可忽略的是，政府的政策經常偏袒財團、圖利資方，忽視勞動者辛勤付出與基本權利。現行勞動相關法令的研擬與實務運作上仍存在許多血汗勞動與壓迫，更是直接衝擊到青年就業環境，造成貧富差距日漸擴大、就業不穩定以及青年貧窮化等問題。勞動意識的喚起可從校園內開始，重視勞動者的尊嚴，也期待更多青年學子願意在勞動相關議題上持續投入、耕耘，改善惡劣的勞動處境。

作者黃佳玉為台大社會所學生

註解：

1. 《勞基法》第28條為「(工資優先權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雇主因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本

於  
勞動契約所積欠之工資未滿六個月部分，有最優先受清償之權。」全國關廠工人連線2012年訴求修改「勞基法第28條」，將資遣費、退休金納入墊償範圍，而勞委會主委潘世偉在5月6日承諾3個月內提修法草案，但至今已4個月，行政部門提不出草案。

2.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成立於1999年10月30日，是為全國第一個以外籍勞動者為服務對象的本地民間組織，關懷對象遍及外籍勞工與外籍新娘。協會組成成員來自勞工團體、組織工作者以及工會幹部，除了發展本地勞動者與外籍勞工的勞動經驗交流之外，也積極倡議外籍勞工權益，發展外籍勞工自治組織，近年來分別協助台灣印尼外勞協會 (TIMWA) 與菲律賓勞工協會 (KASAPI) 成立；同時有鑒於台灣社會充斥的種族隔閡意識形態，積極辦理文化活動，成立外勞樂團，轉化台灣社會對於外籍勞動者的認識，進而實踐尊重包容、公平的社會公義。資料來源：<http://www.tiwa.org.tw/index.php?itemid=1&catid=1>

3.由於訪談者本人要求，已經過匿名處理。

4.關於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抗爭詳細過程可見以下報導：<http://www.cooloud.org.tw/node/57865>

5.1988年，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為抗議勞委會提出的工會法和勞動基準法修正草案，及聲援苗栗客運罷工案，舉辦解嚴後的第一次工人遊行，開啟每年11月12日勞工走上街頭，要求政府正視勞工處境的傳統。

